



史通卷第五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關、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厦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

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
諸不朽觀夫丘明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
志晉乘鄭書楚杙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
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
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
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
苑七畧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
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
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犇月如斯
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擘之寸
札而稽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
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於此矣至范擘增損東漢
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
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
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
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甚南國承其詭

宋本作重以加諸遂云下無司字

浦本注王邵下有日字收因此作收承此言

浦本注作有異議

宋本作劉劉浦本過下有之字

何校作詎諧

宋本作唐朝與此同

宋本作種桃宋本作以為此全

宋本作於小人

王本注曰下疑脫不字

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獻出於牛金王邵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

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獻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獻為金子計其年全不

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劉駿上淫路氏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甌

越也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割斷蓋亦陰過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

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

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

皇覽梁世之修編畧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謀之書務欲矜其

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

荀氏家傳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

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

王本注曰下疑脫不字

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薦書河北。以為王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為後。或以有為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

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捐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迷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評曰。史固不宜曲筆。但隱惡揚善。人之公心。隱侯揭人閨閫之事。形諸簡牘。和帝以劍斷其舌。冥報安可謂無。

通鑑卷五
評曰、秦始皇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元帝之渡江也、正符其數、真人之應在於此矣、牛金之誣、不言可知、

評曰、翟義不歿、諸葛猶存者、謂其精忠貫日、亘萬古而如存耳、非謂完此血肉軀也、至如杜子美古、今以爲詩史、而曰志決身殲、軍務勞則嘔血之說、似非無據、

附評採撰當博、踏駁當擇、是此篇大旨、故自丘明孟堅而下、子玄都無取焉、

附評周之頑民、卽殷之忠臣、尉遲之黨友、卽宇文之忠、蓋孝王大節、差有可觀、史臣愛憎未足、深信子玄採之、豈無謂邪、

附評宋孝王劉子玄爲晉元申、寃破千古疑、嗣後有唐太常少卿元行冲者、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象、舊史謂晉元帝出牛氏非也、道武名犍、實爲繼晉受命之符、夫晉自有宋、繼何須元魏、但元帝非出牛氏、則唐人已

屢言之而何至今猶傳訛邪

附評潁川八龍號高陽鄉豈便可偃然當之邪龍德弟八人鄉人號高陽鄉豈便可偃然當之邪龍德聖德必求其實荀與劉俱非龍也自潁川稱八龍後唐崔頰八子瑄珣璩璿璠璿璿璿璿其一闕亦稱八龍陳賀德仁兄弟八人太守改所居里爲高陽附評按叔皮隕宗之說則文仲真死讀松之入谷辯則武侯何存行路之口豈可盡信登封有啓母石應劭郭璞皆云啓母塗山氏所化

歷代崇祀見漢武帝紀淮南子云禹通轅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呂氏春秋又謂啓母乃九尾白狐盧元明輩又以啓母爲陽翟夫人按嵩高記陽翟夫人姪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開卽啓也遂訛爲塗山云帝王世紀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巳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圯胸折而生

禹於石紐
皇甫謐云伊尹力牧之後呂氏春秋云有佻氏女採得嬰兒于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尹正也謂湯使之正天下按空桑地名一統志云空桑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若出水即東走明日曰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水遂化爲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此又云生於伊水之上帝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州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君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懔作荆楚歲時記未知何據按成都城東有支機石有司立亭貯之右有一孔光潤似支機處

張衡靈憲云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西吉翩翩

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婦
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子羿請不死之
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
帝嚳之羿非夏羿也

魏志注稽康高士錄撰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
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混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
九人稽康所贊缺一自擬

安定皇甫謐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撰帝玉世紀
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門人摯虞張

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謐高士傳序曰梁鴻頌
逸民蘓順敘高士或錄屈節雜而不紀又近秦漢
不及遠古謐采古今八代之士自堯至魏凡九十
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錄也

應劭字仲遠奉之子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
守撰風俗通十卷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
有陰陽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
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王喬漢明帝時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朝帝怪之

密令太史伺望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來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鳥詔尚方診視則四年所賜尚
書官屬履也

廬江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曹操欲收殺之慈乃
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
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
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
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
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

數百皆變爲羝竝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
所取焉

介休宋孝王好緝文形貌魁陋而好臧否人物時
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
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
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言多妄謬篇第
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遲迴事遇害

魏志文帝好學黃初中散騎侍郎劉劭等受詔集
五經羣書以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魏略常

侍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
梁書天監十五年勅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畧勉舉何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劉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武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丹楊薛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荀淑八子儉字伯慈緄字仲慈靖字叔慈燾字慈光汪字孟慈爽字慈明肅字敬慈勇字幼慈頴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頴陰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以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直不疑南陽人也爲郎事漢文帝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翟義字文仲丞相方進少子也爲東郡太守起兵
誅王莽兵敗族誅班彪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
隕其宗悲夫

魏史齊將陳顯達內寇孝文帝復親討之至馬圈
疾甚崩于行宮

魏書諸葛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
入谷道發病卒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
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
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

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
以爲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
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
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
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
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
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

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鳥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廐門木鳥生肉足也漢書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書後以謀反自刑殺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

宋本作故作者譬以女工

宋本作失邦

浦本繁華下多一而字流宕下亦同

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譬如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失實流宕

浦本書下有諸字

宋本作自反下同
浦本何者下有昔字

宋本作加三

謂宋本作以此所

而怨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日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音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于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

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蝕焉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曹公歎蜀主之英畧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斷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鶴鷄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

宋本作國有詔命

宋本作益天子

宋本作此諸斗管下才

宋本作同一君之言

宋本作近古

宋本作六國

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
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
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
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助華再出
此所謂假手也益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
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
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
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
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此諸斗管不

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
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
謂自戾也夫國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
準故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
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古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
盡三五迷宰相之英偉則臣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
併吞六國合福不盈時皆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
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為準
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

浦本不可下有得而二字下同

宋本作示人

宋本作恒不

宋本作疏錄

宋本作歷選

宋本作未盡

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壁不可用也畫地為餅不可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世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知察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初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畢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類選眾作求其穢累王沉魚參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于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盡機要唯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諳實理多可信至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摛實之義也。蓋山有木

浦本家改字

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竹帛持之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為史而載

宋本作可以

浦本作凡今之

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真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評曰：五者之失，近世事繁，且多忌諱，不得不爾。惟舛錯一途，最是史官大病。或註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惟有三年，而猥稱四五，不可不細為研究。

附評子玄載文五失其言，謹矣。顧此皆衰世之文，非盛世之文也。虛設之失，莽丕炎裕亂賊之詔也。

厚顏之失，孟德宇文爭戰之語也。一槩之失，以亂為治，以惡為善，澆漓之辭也。叔世末主，目不知書，不得不假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不得不自戾。若逢聖主，當盛世，何至有此失哉？

左鄭伯寘，姜氏于城，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頰考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蒍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蒍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羗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

漢書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曰上林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何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焉

漢書楊雄字子雲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

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
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
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備
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
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
聊因校獵賦以風之

後漢書班固年九歲善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
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
中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
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

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
可興武功宜廢馬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
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

諷諫

京兆第五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
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

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山陽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爲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羊涉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李固字子堅司徒郃之子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後爲梁冀所害

漢書班彪遭王莽敗光武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故作王命論以諷之王命謂帝王受命也

臧榮緒晉書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劔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

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曹嘉之晉紀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蜀志建興五年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有前後出師表

晉陽王昶字文舒魏散騎侍郎名字子弟皆依謙

實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子渾字玄冲深字道

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

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為名欲使汝曹顧名

思義不敢違越

河內山濤字巨源晉武時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所

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賴陰荀伯子宋著作郎徐度舉伯子及王韶之竝

為左郎助撰晉史遷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

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

毀或延及祖彌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

此非之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

宋本有夫字

宋本作進此

宋本作執手虞馮
云趙岐讓三輔
決錄執手虞為
注今本作趙岐
便夫本意
浦本風土

何云按邵傳
平賊記三卷當
是此書齊志
二字傳寫誤
也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乃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
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
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
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
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
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
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
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群。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

辭

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
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
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
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園
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
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
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
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密蜂兼採。但甘
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

盧云按劉昭所注今唯有司馬彪之所續志如劉氏言則亦嘗并注范書

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蜀本作搜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拮拾潔以登薦持此為王多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賸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

浦奉楊改羊

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楊之瓌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推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評曰古來傳註必宗服鄭固儒宗矣若摯虞陳壽周處常璩雖小書雜記竝文苑之笙簧儒林之鼓

吹何可少也。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著三輔決錄序曰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於詩秦幽也其爲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趣執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其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常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

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旣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華陽國志十二卷晉散騎常侍常璩道將撰華陽梁州地也記漢以來巴蜀人物呂微仲跋云漢至晉初四百載間士女可書四百人亦可謂盛矣復自晉至周顯德僅七百載而史所紀者無幾人忠冤義骨與塵埃同沒何可勝數陳氏曰志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跡末卷爲序志云肇自開闢終永和三年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云竊惟續事以衆色成文
 蜜蠶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
 實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績既謝淮南
 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祗穢翰
 墨

高唐劉昭字宣卿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
 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
 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

蕭大圖字仁顯梁簡文帝二十子也梁亡入周保
 定二年加儀同三司麟趾殿學士隋拜內史侍郎
 撰梁舊事三十卷

因習上第十八

浦本無上字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
 時况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
 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古者諸侯曰薨
 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
 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卽其證也

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畧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王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者矣。

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

宋本作之為

宋本作歷姓名與此全

宋本作是則

浦本作自江而東

宋本作仍為與此全

浦本隋書下無之字

宋本作還依

於大連之傳竝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
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為卉服之地至於

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

劉裕等傳皆云丹徒

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

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

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剗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譽為附庸之主而楊

楊

一本末下多一者
字宋本無

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
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
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
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誅一作計
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
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李靖之末王謙
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
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
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

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
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
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
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為
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
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評曰史之為體辨而核博而裁者也馬班其史之
最者也君臣皆卒既昧尊卑之等沛漢不除更暗
今古之殊况仲豫士安非失踵習蔚宗法盛虛贅

相傳下而魏隨諸書。褒貶失實。風斯替矣。

附評父子同氣主臣一心夷其君父華其臣子此魏收之失也。韋耿葛文濟瑾謙迴忠於故主賦於權臣以忠作賊不加表正此李顏之失也。子玄得之矣。獨以勾踐權譽槩稱僞主越絕江表胥號僞書立言之過不無可惜。

附評李符璽北史於敕萬則曰投袂勤王志匡社稷異於懷祿圖存之流於薄居羅則曰志存赴蹈投袂稱兵比之翟義葛誕之儔二公忠勤亦旣白矣。子玄尤顏之仍舊而不著李之改褒予未知其

解

越王勾踐夏后氏苗裔允常之子也。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號稱霸王。越絕書十五卷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

彼辨士絕於此故曰越絕辨士其辭盟文強
孔安國當漢武時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會
有巫蠱事不及上詳注一卷毛有大毛公小毛公
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
彭城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軍中郎
隗遷丞相直委以刑憲
梁書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絕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

高平虞溥字允源晉鄱陽內史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祕書唐志蔡允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漢建安二十九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諸葛誕合文欽討司馬昭馬文謂昭也必求其實儉未討文

孝靖東魏孝靖帝善見也幽於高澄弒於高洋元瑾魏尚書祠部郎中武定五年與梁降人荀濟

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
王徽等謀害高澄事泄遇害
潁川荀濟字子通仕魏謀誅高澄見執楊愔謂曰
遲暮何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
自傷年幾摧頽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
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
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爲反於是
燔殺之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太原王謙字敕萬父庸國公雄死于陣周建德六
年授謙益州總管隋受禪謙舉兵圖匡復不克死
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周建德初以蜀公拜太師
上柱國隋文將圖篡奪迥舉兵討之不克自殺唐
武德中以迥忠於周室改葬焉

梁國葛龔字元甫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或有請
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目忘其名并寫龔
名以進故世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龔舉茂
才爲臨汾令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玉海葛

浦本作邑里

宋本作逮于

浦本贊下多
一云字

而龔集六卷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
太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
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
方朔贊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
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
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
矣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維湯蕩覆衣冠南渡江

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
越之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繫
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
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
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于今近代史為
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
而化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晉者齒便從黃涉魏
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左非惟一世而猶以本國為

宋本注中作王
傳李傳俱無
氏字
浦本注類下
有是字
浦本所改質
浦本作故生於

浦本平昌改昌平

宋本注傳下有義琰二字

宋本作加之

浦本及卑者下有如加季爵五字

宋本注傳作至於他篇宋本作隴西宋本作謂之浦本著下無姓字

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于平昌陰氏家于新野而

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魯鄧之士

求諸自古其義無聞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家于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

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

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

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

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

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

陳郡言杜則係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

者皆云鉅鹿今有姓邢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

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

多有姓明及卑者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在諸史傳

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

多與同風如隋史牛弘傳云安定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他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

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

之舊體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姓者始以州壤自標

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

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郎邪王褒新野庾信弘

史通卷五 三十二

宋本作共成

宋本作得失
與此全

農楊素渤海高頴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以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評曰：自永嘉不競，中國淪亡，僑置本州，猶存丘首。而皆係之以南，安得南北雜亂，淄澠不分乎。至於名微位末，始標州名，名位既隆，不從此例。義則未安。洛陽廣州之名，膾炙人口，何必自標。我朝貴重者，以縣著稱，如洛陽、鈞陽、華容、浮梁之類，地因人顯，可以遵行。

附評孔子刪詩存商頌，作春秋諱孔父，尚書紀微子之命，論語題三仁之目，本本原原，意厚矣。安得近認平昌遠忘微子，孔融孔子二十世孫也。又安得近書北海遠忘魯國陰氏，不過后族奈何。上北闕里藉令源出齊國，安能秦越夷吾，必謂生於斯姓於斯，不系姓源則秦紀伯翳，漢宗神堯何為哉。而氏族可無志也。何子玄又亟亟於氏族也。歐公

易通 卷五
三三
僑居潁上猶稱廬陵朱子生於考亭不背新安先
正書里大都如此至於江左僑立州縣猶是新亭
灑淚之意南宋君臣流連湖山遂蒙杭州作汴之
譏子玄拘邑里之例失豺獾之義過矣但元海稱
劉拓跋宗陵赫連冒祖夏禹如斯等類當爲一正
氏族大全管仲七世孫修適楚爲陰大夫因氏焉
周有陰不佞世居南陽新野至西漢末始盛是爲
光烈皇后之祖

孔融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也獻帝都許徵融爲
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忌而殺之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泰始中拜郎中著論三
十餘篇

郎邪王褒字子深梁元帝拜吏部尚書左僕射
華陰楊素字處道隋司徒楚國公

高潁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蓀人隋尚書左僕
射

宋本伊尹二句與今本全

宋本作周監二代

宋本作雲陽

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立訓。臯陶矢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是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

宋本作秦密
宋本作比之
與此全
宋本言下無
而字

宋本作良由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比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而布諸方冊。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由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

史道 卷六

二

浦本失下有
其字

則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梗。
槩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
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
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
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
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
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為修混沌。失彼天然。
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
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以春秋。

浦本自下
晉字

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
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
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經籍。若梁史載高祖在
圍中見蕭正德而

宋本作言意

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
見殺。謂其次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

禮案梁書元
帝次子為方
諸今本注脫
方字

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則不然。何者。于斯時
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
若駒支。學如郟子。有時而遇。不可多得。而彥鸞修偽

浦本注類下
有也字

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收為魏收
弘為牛弘必謂彼夷音變成

浦本
無小注

宋本作諱彼

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

宋本作且渠

浦本無此注

浦本注無至字

禮案周書太祖名黑獺此本注脫黑字浦本注罪下有二十二字浦本以改則

浦本作孝德傳與後注合宋本作依放

難浦本作其難類宋本作江芋

宋本作役夫

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也。王謂王劭也。宋謂宋孝王也。邵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鑑者見嫫姆多媼。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至如周太

祖實名獺。魏木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獺。契狗子。齒斷索。又曰。獾獾頭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竝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効古。而書雜其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棄。可勝紀哉。蓋江芋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日。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楊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

浦本作長久

宋本作記事
與此全

宋本作之時
與兩儀

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竝當時侮嫚之詞
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
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兩句殊為魯朴者何
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
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地久長風俗無
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
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
三二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風且兩儀而竝存經千載
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

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麗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
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
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評曰孝文才藻富瞻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典而
作有大手筆自太和已後詔冊皆帝手而神武之
時盧景裕以明經稱韓毅以工書顯置之第館教
授諸王亦各彬彬質有其文焉而槩以夷音視之
過矣

評曰梁簡文有言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

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亦可謂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之鑑。成十三晉侯使呂相絕秦。遂伐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襄二十五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桓二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不聽。○襄三魏絳戮楊干僕。

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范雎魏人。魯仲連齊人。朱雲字游魯人。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誰也。對曰

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以死。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犍爲張綱。字文紀。爲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劾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時冀妹爲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

言直終不忍用

綿竹秦宓字子敕建興二年拜左中郎將長水校

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而宓未往亮

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

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曰

在西詩曰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

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

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

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

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

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

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字元長僧達子也宋武帝永明九年芳林園

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

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

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

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

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
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
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
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
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
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
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
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干里斯至聖上
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
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荅

僖五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
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
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旅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
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
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
晉滅虢

昭二十五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巳曰異哉吾

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
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踈踈公在乾侯
徵褰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
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
將及乎

隱十一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曰周諺有之山
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虞虢之謂也

常談考誤車輔查切杜預注曰輔頰輔車牙車人
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今人
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殊誤古今
諺注曰頷車牙下骨之名也輔爲外表車爲內骨
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廵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瞠其
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僖二十八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
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
無害也

後漢書楊由傳由字哀侯成都人爲郡文學掾時
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
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由嘗從人飲勅御

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趣去後主人舍有
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
鳩鬪此兵賊之象也楊由占雀則有之未著聽雀
事聽雀故事在益部耆舊傳有楊宣論衡有陽偉
翁皆蜀人子玄何不一舉之而云楊由邪

益部耆舊傳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
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之
行數里果如其言

論衡廣漢陽偉翁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

史通 卷六
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
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
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
馬目竟眇

沮渠夷姓千家姓云河西族外夷傳云先世爲匈
奴左沮渠以官爲氏沮渠蒙遜稱帝號北涼

乞伏夷姓外夷傳云鮮卑酋帥有乞伏部因氏干
家姓云隴西族西秦錄云乞伏國仁稱大單于

拓拔夷姓一作拓跋氏族大全云黃帝子昌裔之
後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拓后爲
拔故號拓后拔氏從省文爲拓拔氏後魏孝文改
姓元氏

宇文外夷錄云南單于之後有普廻因獵得玉璽
以爲天授鮮卑謂天爲宇因號宇文氏至宇文泰
稱帝國號周

張太素著魏書一百卷說林二十卷子俳明皇時
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
修所闕

定州郎餘令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改著作佐郎

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遂弑成王

魏畧山陽單固字恭夏爲人有器實正始中兗州

刺史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與兼治中從事楊康竝爲愚腹心後愚與王淩通謀康固皆知其計康露其事太傅乃東取王淩到壽春固見太傅太傅問曰卿知其事邪固對不知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庸旣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邪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行地下也

樂廣字彥輔濟陽人衛玠字叔寶瓘之孫也廣有
重名以女妻玠人謂婦公冰清女壻玉潤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
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馬哉矣。今斷句之助也。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
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
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
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

浦本餘改徐

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
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
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

浦本特改持

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
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
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
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
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戕。俾
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

宋本作逆上

是儻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亾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遜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

宋本作矛楯

以下兩注脫誤
尤多志依陳
浦本注於高
論下有至收
傳論四字
浦本注志上
有但字抵
訐私作好
抵陰私
何校於爾朱
下作文略傳
又云收受文
略金故為榮
傳云云
何校於寬仁
下作文帝紀
則云宋本

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伯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文帝紀則云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如歸命盡非種誅夷雖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

全作一言與此

宋本作此累

浦本甚改其

宋本作李百藥令狐德
茶浦本注齊史下無魏收二字

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
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
移而輕事塵黜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
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
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
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
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郊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
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
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

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履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
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
擬非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
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
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伯藥德茶是也齊史
李伯藥所撰周史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
令狐德茶所撰也是也魏書魏收所撰周史載元斯皆鑿裁非遠智識
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迹更
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

史通卷六

十五

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
 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
 則觸類可知至稽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
 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
 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採樵古意而廣足音子愈反
 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
 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
 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
 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裁浮詞撮其機要
 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
 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
 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評曰常山獲寶符拓地千里出父教於袖中不賢
 而能之乎未可以摩筭之一節而貶其恢擴之大
 畧若淮陰之不反弇州生已辨之矣至於垂角一
 塗非自叔季始也一子罕也或以為愛民或以為
 逼主一趙盾也或以為忠主或以為弑君人固不
 可以一端論也

評曰。人之一身。始終難必。李勣少而作賊。後爲名臣。許惇少而純直。晚更浮動。古今此類甚多。

附評史記云。趙鞅諸子無恤。爲賢。謂無恤。賢於諸子也。漢書云。蕭何知漢。信賢。匈奴知李廣賢。謂韓信。李廣賢於諸將也。非謂無恤。信廣便可爲聖賢也。如以其詞。孔子云。賢哉回也。又云。賜也。賢乎哉。將謂方人與克己者。埒乎。孟子云。二子之勇。未知孰賢。將謂舍黜真參商之流乎。不然矣。若班書。躋屠伯於求賜。齊史。列魏以之直邪。周書。評太祖之

仁虐子玄之。駿允當。嗟乎。寧獨如是。漢書。霍光贊曰。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旣曰愛幸。監奴卒與顯亂。陰妻邪謀。與聞弑后。此所謂連行接句。頓成乖角也。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比爲丞相。元帝讓之曰。民多寃。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爲廷尉則無寃。爲丞相則寃。結此所謂人一而史辭二也。故作史者。當以子玄爲準。

趙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旣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尉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
代地其姊聞泣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名死地
爲摩笄山二山姑蘇史齊當以平文爲摩笄
下邳嚴延年字次卿河南太守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坐怨望非謗政
治不道棄市出平文國爲政以平文爲
高紀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
劉氏拜爲郎中號奉春君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
問劉敬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
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
必爲太子代單于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
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周史元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
王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
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偉性
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
梁王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此按周
史元偉史通作元行恭豈偉卽行恭邪

新野庾信字子山善左傳東海徐陵竝爲抄撰學士文竝綺艷世號徐庾體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

汝南周弘正字思行陳宣帝三年使周官尚書右僕射

杜陵韋夔字敬遠孝寬兄也志尚遺簡號逍遙公左襄三十二月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

龔勝不受莽詔自餓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曹子建三良詩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
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
顏延年名延之琅邪人少孤貧讀書無所不覽文
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昏作
秋胡詩九首載文選卽魯秋胡潔婦事其事見列
女傳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
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信
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
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
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旣濟魏人譟而還秦
人歸其帑

敘事第二十二并序

簡要隱晦妄飾總三條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

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

疲百遍無斃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

人之迷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

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

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辨

乎春秋然則意復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

章雖殊途異轍亦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

古為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鑑既而馬遷史記班

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

宋本史下無故字

經次云三史故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

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

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

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

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鋒穎倜儻不羈故知

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可同年自漢已降

幾將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者蓋亦無幾

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又三史

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乎然

宋本亦幾

宋本青下無又字

宋本作史記與此全

史通 卷六 三十一

浦本史記下
增一之字

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
非類若史記之穰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
紀日者大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
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
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
爲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
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
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
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

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憔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
桓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
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詞辭幾乎翳矣觀子長之
敘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畧無復體統自

宋本作洎秦
漢

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
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
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知音益寡近有裴子
野宋略王劭齊志此二家者竝長於敘事無愧古人
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氏夫江左事雅

宋本作世之

浦本作士尼
千何校作侯
尼干

宋本作右敘事
篇序
浦本作以簡
要為主

浦本遠下
必字
宋本作必虛

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鄙且幾原務
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
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于
尼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
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敘事之體其流甚多非
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

下。右敘事
篇敘

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為
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

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
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
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
降流宕逾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
增數字尺紙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
軸况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
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
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
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

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取申生為驪姬所譖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迹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輅藍縷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蘓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讚曰

宋本作紀之與傳

宋本注如此盧云此劉所約略故與今傳記多異浦本作君將食無之字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則其費尤廣近史紀傳欲言人畫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欲言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如穀梁傳云驪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子以祀故致福於君將食之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乎為君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規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曰宋不使也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讚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

宋本作此類
禮案但自二
句據陳校浦
本係入正文
此本混入注
中今以未筆
隔之
浦本作如左傳

宋本作其有

浦本字改句
浦本逆下
者字

宋本作張倉
馮云漢書本
傳無年老字
史記亦無年
字劉不知何
據

宋本作言於

宋本作万置

跡紀傳讚論又載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公梁傳新
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
史皆有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唯左丘明裴子又敘事
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宋華耦

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以鈍者稱

敏魯人為鈍人也禮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句也春

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

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畧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

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郟克眇季孫行父禿

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

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

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

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

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

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賸字皆

重複史之煩蕪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

得之在於一筌捕高鳥者張其萬且而獲之由於一

目夫敘事者或虛益散辭廣加閑說必取其所要不

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夫獵者漁者既執而置釣必

史記卷之六

浦本收下有其
字
宋本作聯朕虛
云猶言疾痛也

宋本作右敘事
之簡要篇

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則庶幾聯朕盡去而塵
垢都捐華逝而實存滓去而潘在矣嗟乎能損之又
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
也右簡要

評曰釀酒者取其母鍊金者吸其鑿片言居要為
六一篇之警策故知簡者乃作史之秘訣士衡文每
傷於多雖煥若縵錦然濯色江波中復有一片是
衛文之服所以見病於世
評曰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格擊之嚴一字不苟所

謂史中之商鞅然閱史至此方能細心讀古人書
庶不心粗氣浮

文十五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
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
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
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左昭十二子革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
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史記以為析父對當是
未見左傳楊用修謂史記析父之對取國語而畧

其後一節病馬遷疎畧不知國語析父無箠輅藍
縷語也史記作單露藍萑與左傳微異徐廣曰萑
一作暴駟案服虔曰萑露柴車素大輅也藍萑言
衣敝壞其萑藍藍然也

齊神武高歡字賀六渾勃海穆人

公羊傳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侄
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
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
語踦闔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
史記張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老上元無年
字則老非年老也謂告老也猶國語云乃老也口
中無齒故止食乳漢書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
已先去老字矣

湯臣伊尹名摯一作贄史記云名阿衡阿衡欲于
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于王道

莊子天道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

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浦本作而篇
成無目字

目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
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况乎列以章句刊
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
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
耳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
極必擿以尤最不知何者爲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
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
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
能畧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

浦本方上有者字
浦本作斥若其說注云舊作斥非浦本授改受

繼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闕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其非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

宋本如此

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蕭潰師

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辯骨。觀一事於句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以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

宋本作為史

浦本敝下
之字

宋本作處道

浦本於容貌
姿美下增有
殊於眾故特
見寵異二句
盧云元注容
貌姿美裴松
之以為一類之
言分為三者
謂容也貌也
姿也浦增有
殊於眾二句
方謂三言有
著似未細會

浦本注志下
有晉謂晉書
四字

宋本作悅其

宋本作右敘
事之隱晦篇

編字不隻。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

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

彌漫重沓。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魏志鄧哀王傳

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容貌之病也。子昇取譏於君懋。

王劭齊志曰時議恨邢子才不得掌典魏之書。非不

幸也。蓋作者言雖簡畧。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

而無闕。譬如用奇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

若才乏雋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纒周。亦猶售

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

省要如彼。國晉已降。國謂三國也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

甄其善惡。夫讀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

者。得其緒言。直求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

知。無假推揚。而其理自見矣。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

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世。代其體稍殊。或擬人

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

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

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磐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

俾侯之稱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
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
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
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
斯竝理兼諷諭言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
之義也如魏收代史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包舉
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
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敘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
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

浦本否下有
矣字

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
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真獲曹咎之利崔鴻稱慕
容冲見幸為有龍陽之姿其事相符言之謹矣而盧
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東門吳已來未之有也李
百藥稱王琳雅得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
也斯則虛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
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物始夫自我作故首初新儀
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轆子長所書魯始
為鬢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

宋本作立轆

宋本作述受

浦本欲下多令

字

浦本翼捷下刪
魏字
宋本作所諱
與此同浦本
改為原諱古
未有此例

宋本作皆列

浦本愁山改齊

浦本注載下
有記字並下
多也字
浦本注謠下
有云字竟下
多也字
宋本作方紐
浦本作或去
萬紐而留于
或止存狄而
除庫禮按
第二句乃二
田應改非原
文也

宋本作所作

筭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按裴景仁秦記稱苻

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紇洛干感恩脫帽

而謝及彥鑿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錄乃易撫盤以

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胡俗不施冠

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學者何以考時俗之

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物神州事異

諸華言多醜俗至如翼犍魏道武所諱黑獺周文本

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茶闕而不載蓋厖降崩贖字

之媼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例以三史傳諸五

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况愁山之犢彰於載識

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河邊之狗著於謠詠王劭齊

入西谷逆續上齊丘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

示後亦有氏姓本複減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

扶而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

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

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者有異於是其

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

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

宋本作右敘
事之妄飾篇

不成。反類於鶩者也。右妄飾

評曰、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文而更新。陸士衡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子玄晦顯之說。其有所本也夫。
評曰、夷狄之語。改從雅言者固病。而專用土音。又不知其何說。須於土音之下。註以華音。如夷言鳥古論猶華言商也。夷言乞石烈。猶華言高也。方得體。

附評東門吳豈絕德乎。邢子才喪孤子而不慟。何異於吳馬遷稱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王琳為梁至死不貳。壽陽之誅百姓。盡哭。故吏朱場請於尚書。徐陵曰。琳經蒞壽陽。實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故一時會葬者數千人。恐李將軍當日或未有也。百藥豈虛引古事。妄足庸音哉。
附評史通作轉。漢書作榘。總音衛。第解不同。轉曰

車軸榱曰小棺漢書高紀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榱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應劭曰榱小棺也師古曰初爲榱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考史記無此事史記田單傳其人以榱折車敗郭璞曰車軸也則榱非漢初立若作榱又非子長所書當改云漢初立榱孟堅所書○應璩百一詩曰榱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楨而念榱

附評事不類古改從雅言子玄屢以此爲史臣之病不知時異勢殊亦有不得不改者如遼主呼耶律楚材爲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者華言長髯人也元成宗稱阿沙不花爲阿卽刺阿卽刺者華言閻羅王也如此等類惡得不改特子女未之見耳

左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梁王僧辨勸進湘東王卽位王曰淮海長鯨雖云
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
晉陽秋諸葛亮寇于郿據渭水南亮雖挑戰或遺
高祖巾幗巾幗婦女之飾欲以激怒冀獲曹咎之
利
苻堅滅燕慕容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
堅納之寵寇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
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
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堅
敗於晉冲叛終爲堅賊

邢邵字子才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
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既損及
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不再哭賓客弔慰杖
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
有也

北史王琳字子珩山陰人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
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
甚厚壽陽被執尋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

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
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襄四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
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髻魯於是乎始髻國人誦之
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
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杜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
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
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
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
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
綏纓端鞞紳楛笏則男子之笄也注笄今之簪
魏昭成名什翼犍平文帝次子也身長八尺隆準
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

周文帝宇文泰字黑獺始魏宣武孝明間謠曰狐
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爲索謂本
索髮焦梨狗子指黑獺也

厖降八凱中之一人也蒯賸衛莊公名刺客傳亦
 有趙人蒯賸重耳晉文公名黑臀晉成公名晉成
 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三
 而昇驪之孫故名曰黑臀

戰國秦策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
 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
 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
 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

戰國魏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

卷之四